

教须与儒学和谐共处，若反对祀孔祭祖，西洋人将很难再留居中国。铎罗无法回避，说天主教与儒学之间的冲突，他本人没有能力解释，福建宗座代牧阎焯，精通中国文献，可作详细解答。

阎焯是法国人，主持福建教务，不满葡萄牙耶稣会士在华垄断地位，此时奉铎罗之命早已来到北京，并被要求从儒家经典中摘录出，他认为与天主教相抵触的内容。阎焯硬着头皮从“四书”“五经”中摘录出一些章句，分列为48个命题，说儒家“太极”或者“理”不可能指天主教的神，中国皇帝祭祀天地、星辰、山岳等行为与天主教相抵触。

康熙特地在热河召见了阎焯。阎焯摘录的文字，错误百出，康熙断定，阎焯完全没有能力解释中国书籍。现在他要当面测试阎焯，看看他对“四书”的熟悉程度，并指着御座后的几个汉字，要阎焯识认。阎焯只会讲几句福建方言，既不能从“四书”中翻出皇帝要求的内容，几个汉字也只认得一个，见驾时全靠翻译。

这水平与康熙身边的传教士，差别太大了。康熙指斥阎焯“愚不识字，擅敢妄论中国之道”。说阎焯不谙中文，却把不伦不类的译作发往欧洲，导致教宗误解中国教义。阎焯辩称他的中文的确不够熟练，但儒家经典也的确有不符天主教之处，他挑出这些内容寄给教宗，是将疑难问题都提交教宗裁定。

阎焯这种冥顽态度，使皇帝不再有容忍之心，于是很快就下令驱逐他。皇帝同时通知留在北京的铎罗，他的国家里不需要任何唱反调的传教士。康熙命各地传教士进京接受审查，发誓永居中国，发誓遵从利玛窦规矩，即尊重中国文化和风俗，否则，请立即出境。

这次的事件后来愈演愈烈，到雍正、乾隆时期发展成为一场禁教活动。就当时的情形而论，康熙最后的处置，虽然有简单化之嫌，但维护中国传统的态度，亦无可厚非。罗马方面干预在华教务，夹杂着权力与利益考量，难辞其咎。设想当年佛教在中土的传播，如果“娘家人”也如此的颯颯干预，恐怕也会中途夭折的。

【报刊文章】

从难民村看在印藏民困境

《参考消息》2016年4月3日第8版

【本刊讯】在新德里北部亚穆纳河边上有一个名叫马吉努卡提拉的地方，1960年印度政府批准在此建立一个西藏人难民村，迄今为止已有56年历史。现在这里居住着大约1万名藏人。当地藏民主要靠买卖中国商品为生，生活十分困苦，而他们在得不到当地公民权的同时，还要经受“藏独”势力严密监视，不少人希望返回中国生活。

今年60岁的朗葛在这里生活了多年，经营一家卖食品香烟的小店铺，小商品大多来自中国。他老家在中国云南，最近他把店铺转让给了别人并打算回国。“在这里20多年，生活没有任何改变，也就是这家店铺可以卖点钱，我打算回老家做生意，”朗葛对记者说。

这里的经济社会状况日渐萧条，许多店铺关了门。像朗葛这样长期生活在印度但计划回家的藏人不在少数。他在这里算是中层藏人，不算贫困者，但即使这样也收入很少。而随着西方游客减少、治安日益恶化，他的店铺也难以维持。他一再提醒记者，小心小偷啊，当地人很坏啊。

在一家新开的服装和旅游鞋店里，店主对记者说，这里的衣服和鞋子全部来自中国，他与国内商家有定期供货关系，顾客主要是藏人。一名叫梅朵的商店经理说，她来自甘肃，因为有亲戚在印度，三年前来到这里，但这些亲戚多数十分贫穷，她从国内带了钱来做生意，想等以后赚了

钱就回国。

一位名叫米玛的女藏人两年前在村里开了一家韩国餐厅，同时经营一家小旅馆。她说，有了餐厅和旅馆她基本能够维持生活，但由于难民村地方偏僻，生意也只能勉强维持。原来有不少西方游客来这里游览，但随着印度治安不断恶化，来新德里旅游的西方人特别是女性游客越来越少，难民村也正失去旅游业这一经济支柱。

走进这个难民村，到处都是破旧不堪和弯曲狭小的道路，不免让人感到一种紧张气氛。难民村中心寺院广场是当地宗教活动的中心，每次经过那里，记者都会觉得背后有眼睛在监视着。那里也是“藏独”分子活动比较多的地方。

据印度朋友介绍，这样的藏人难民村内都有“藏独”分子布设的严密的监视系统，组织非常严密，每家每户都被要求随时提供任何信息。由于印度警察对此地不管不问，加上来往的人很多且没有身份记录，陌生人在当地很难保证人身安全。

许多在印度的藏民大多是听信了达赖集团的蛊惑而来的。其实，“藏独”势力之所以不择手段地宣传海外如何自由，就是为了扩充海外藏人数量，保持其国际影响，维持其“所谓的合法性”。

现在最早跟随达赖来印度的藏民大多已经步入老年，在当地有了第二代甚至第三代。但印度政府始终拒绝给予他们公民权，他们一直只有难民身份，没有护照，因此出不了印度。现在有不少藏民要求印度给予他们国籍。由于欧洲出现难民潮，排外倾向抬头，北美也对移民作出种种限制，每年西方国家给藏人的难民配额也非常少。对大多数年轻藏人来说，移民西方的梦想越来越难以实现。

印度本身存在严重的贫困问题，因此大多数藏人难民的生活处境可想而知。在难民村的藏民处境几乎与印度贫民一样艰苦，而且当地人一旦看到藏人难民有钱挣，就会想方设法抢饭碗，限制他们的生存空间。难民村内的大多数商店和饭店都必须雇用当地人打工，还有许多职业乞丐在难民村居住。

实际上，政治上被控制、经济的贫困以及寄人篱下的处境，已使得越来越多的藏人意识到在这里没有任何前途。一些从国内来的藏人也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。记者遇到一位来自拉萨的藏胞格列，他说：“吃饭不习惯，与当地人谈生意容易受骗上当，环境尤其脏乱差，我只想做几笔买卖就走了。这里比国内实在相差太远了。”

《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》第1期-第205期均可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图书分馆网页下载：

<http://www.sachina.edu.cn/library/journal.php?journal=1>.

也可登陆《中国民族宗教网》<http://www.mzb.com.cn/html/Home/category/36460-1.htm>

在“学术通讯”部分下载各期《通讯》。

《通讯》所刊载论文仅向读者提供各类学术信息，供大家参考，并不代表编辑人员的观点。

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
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
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

本期责任编辑：马戎、王娟
邮编：100871
电子邮件：marong@pku.edu.cn

